

清明初到,万物纷纷迎来另一层境界。

楼下空地几丛艾,见风长,每一日皆不同,枝枝叶叶间散发出那份蓬勃的生命力令人惊叹。福建人有一句祝福孩子的话:一暝大一寸。艾在四月的熏风下,较之孩子的成长,要快速得多,至少一暝三寸。

毕竟是晚春,气温渐升,杏桃梨海棠,花事皆了。红叶李早早将一身浅粉谢了,徒剩一树绛红叶子披披落落,每一节枝条上均遍布星辰般密集的小果子,毛茸茸的,怕生似的,仿佛不敢肆意长大。最壮观的要数杏树,拇指大青果隐于繁密的叶丛,于四月的风中摇摇晃晃……阳光如金箔,碎金一般散在身上,暖融融的,人陷溺于春懒中一直起不了身,梦一样迷离。

眼界里,均见蓬勃的生命力。正午时分,小区上空开始飘起柳絮,纷纷扰扰的,犹如一个人静默的心思,纵然启口,也是无法言明的。那些柳絮飘飘摇摇的,如

山泉绕壁,最终于池塘里安身,清晨路过,仿佛下了一夜细雪……亦如一首清淡的诗,让人恍惚无言。

四月,真是迷离的月份。合宜静坐,冥思,抑或抱着小婴儿坐在紫藤花下,婴儿的乳香与紫藤花的芳香热烈呼应,彼此交集,让人昏眩……小区一架紫藤,逾十余年,终于将整条木架缠绕得密不透风了,一条条触须肆意生长,耸立着直往虚空中去了。近旁一两株香樟,一年年静默如谜,佛一样禅定。紫藤花天性热烈奔放,花开如开闸泄洪,一路奔涌,势不可挡,甚至将自己的花一串串大胆挂在香樟树冠。远看,这些借道而来的紫花,同样披沥直下,香樟树愈发庄重肃穆。

微温的夜里,紫藤开花仿佛有微响,犹如圣桑的《天鹅》,必定是帕尔曼拉出来的,咕噜咕噜,啾啾呀呀。翌日,又是晴朗的一天,微风拂过面颊,仿佛一个人洁净

的气息,圣桑湖畔的天鹅,被四月的风送得很远很远……帕尔曼这个卷毛的小胖子,将小提琴搁在肩上,拉得一头汗。春月在天,万物沉浸于紫色梦境中。

一年一度,日子又过到襟怀坦白的晚春,适合听听德沃夏克,是《回乡》。童年的应许之地,也是一个人精神上的故乡。春的进程,好比一个人的童年。童年是没有边界的,童年也是一个人独自走在春夜,天上挂着细月,什么都有了。四月的春夜下,当樟树散发清淡香气,总会叫人想起童年,以及遥远的永不再来的事情,如昙花悄悄打开花瓣那么宁静,一颗心瞬间被虚空中的香气照亮,不再忧惧。

凌晨五点,窗外小鸟唧唧喳喳,大风来来去去,樟树橘红色新叶蝴蝶一样翻飞,如同波格莱里奇弹奏的勃拉姆斯钢琴小品,雪

洞一般的音符,一如永生的春日。仿佛一夜间的事情,晚樱大面积怒放,蓬勃而热烈,勃拉姆斯第二钢协那样痴痴吨吨,藏着感性与深情。那些花朵一样的音符跳动于琴键之上,也似山谷溪水,流淌于月夜,无所往,无所终。一个乐迷说,听勃拉姆斯“这音乐让我嘴角浮起了平时吃了抗抑郁药才会有的那种傻乎乎无意识的微笑”。这句话,令人心折。

早晨,前往菜市途中,路过一条小河。河面上同样铺满一层层柳絮,熏风徐徐,将细软的柳絮稍微拂一拂,青碧色波光重新显现,远望之,整个河面犹如一匹绸缎,有秘而不宣的潋滟之美,青碧底子上,点缀着丝丝缕缕的白絮,一波一波地,在四月荡漾……

小时候,有一个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里面有个女主角,芳名——柳絮影。这名字脱俗,在于轻与淡。四月的好,同样在于轻与淡,以及那种无可言说的迷离。

前一阵,鸣久哥和嫂子经上海飞旧金山。

之前整理旧物时,我发现了1976年哥哥在国家队时的围棋记录本。其中有一盘棋的对手是常振明(中信老总)。那时的鸣久成绩好,是青年棋手的佼佼者。小时候出外学棋,都是哥哥领着俺走南闯北。

围棋记谱复盘,有助于总结和提提高。年轻时代的棋谱,现在回看很有意思。时光流逝,记录本封存了自己的成长轨迹,令回忆更增添了质感。

整理旧书时还冒出了1975年参加太原市比赛获奖的证书。

几乎忘记了这个比赛,也没有照片(比赛照相奢侈)。

现在的娃娃可能难以想象当时比赛的情景。

那时候比赛的总人数不到百人吧,中午要吃自己带的干粮,带着草绿色的军用水壶喝水。不知当时各地比赛的情景如何?同龄人还在继续下棋不?

年代久远的证书唤回了记忆。围棋代代相传,是优秀文化的DNA。登机前,我们和哥嫂还有姐姐一起去黄浦江边散步,站在浦东一侧望去,外滩的老房子在蓝天的映衬下十分美丽。

我家都是围棋老师

江铸久

“啊!”老鼠说,“世界天天在变,变得越来越窄小,最初它大得使我害怕,我不停地跑,很快在远处左右两边都出现了墙壁,而现在——从我开始跑到现在还没多久——我已经到了给我指定的这个房间了,那边角落里有一个捕鼠器,我正在往里跑,我径直跑进夹子里来了。”——“你只需改变一下跑的方向。”猫说,说着就一口把老鼠吃了。

这是卡夫卡讲的一个小故事,名叫《小寓言》,这里我们抄得一字不落。我们看到了什么?老鼠自己找死!它只需改变一下跑的方向,它只需不跑进指定的房间,它只需不往捕鼠器里跑,它就不会被猫一口吃掉;但它不会改变跑的方向,它不会不跑进指定的房间,它不会不往捕鼠器里跑,所以它只能被猫一口吃掉。怪谁呢?怪自己!

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法的大门敞开着,他想要进去,守门人不让。守门人说,以后也许可以,但现在不行。乡下人探头探脑,守门人又说,你可以不顾我的禁令,试试往里硬闯,不过我很强大哦;况且里面还有好几道门,守门人一个比一个强大。乡下人气馁了,决定还是等待。但是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以后”永远不来,现在总是不行,怎么磨叽都没用。最后,乡下人到了弥留之际,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这许多年来,除了我以外,怎么就没人要进去呢?”守门人回答:“这除了你,谁都不许进去,因为这道门只是为你开的。我现在要去关上它了。”

这是卡夫卡讲的另一个故事,名叫《在法的门前》,这里我们简述了其概要。我们看到了什么?乡下人太听话了!守门人讲什么,他就信什么;守门人不允许,他就不敢动;守门人让他等,他就耐心等……他没试过不听,他没试过不信,他没试过不理……尤为关键的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可以转身离开,爱上哪就上哪。于是他终于一辈子的耗在了法的门前。怪谁呢?怪自己!

卡夫卡讲的另一个故事更长,名叫《变形记》,我们只能概述一下要点:一天清晨,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然后他就被困在甲虫的躯壳里,经过几个月徒劳的挣扎后死去了。

卡夫卡大概经常觉得自己像一只甲虫。在《乡村婚礼筹备》里,不想去而必须去乡下筹备婚礼的拉班,希望只需把自己穿了衣服的躯体打发出去就行,而自己的真身则躺在自己的床上像一只大甲虫;在那封长达三万字的致父亲的信里,卡夫卡感觉自己是在父亲眼里就像是一只甲虫。

然而,为啥变成甲虫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呢?在康奈尔大学的欧洲文学大师课上,作为准昆虫学家的纳博科夫,仔细地画出了甲虫的俯视图和侧视图,然后得意地告诉他的学生们,他的极好的发现值得他们珍视一辈子:

“甲虫在身上的硬壳下藏着不太灵活的小翅膀,展开后可以载着她跌跌撞撞地飞上好几英里。奇怪的是,甲虫格里高尔从来没有发现他背上的硬壳下有翅膀——有些格里高尔们,有些张三李四们,就是不知道自己还有翅膀!”(《文学讲稿》)

好了,还要我说下去吗?老鼠,乡下人,格里高尔……那就是我们!我们从未想过可以改变一下跑的方向,可以试试径直走进法的大门,或者干脆转身离开,也不知道自己还有翅膀可以飞……我们都是等着笼子来找到我们的鸟!

“这是一帮什么样的家伙啊!他们也思考吗?或者他们只是失魂落魄踟蹰于大地之上?”(卡夫卡《舵手》)



清明帖

钱红莉

到清明节了,想起去世已近五年的父亲来。我其实心里明白,父亲一直因我而焦虑。一九五七年的深秋,我出生后没多久便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双腿因此落下残疾。父亲认为是他没有照顾好我,为此后悔自责,成为心结。

我的父亲陈玉虎生于一九二九年十月,浙江海宁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农艺系。我的爷爷是个抗日老兵,一个伯伯,一个姑姑也都是军人,我父亲却选择了农业科技。我小时候总觉得父亲是应当去参军的。但保家卫国与人民温饱都是最重要的,父亲那时想让更多的人不再挨饿,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很现实的问题。

一九五二年,父亲毕业后分配在台州的黄岩农校。一九五四年,母亲游采萍从浙江医高专毕业后也分配到农校当校医,经过两年多的恋爱,他们结婚了。新婚燕尔,两人去杭州旅游。母亲有个姑姑叫游淑昭,姑夫是被称为“一代词宗”的夏承焘。一九五七年的春节,他们就住在了母亲的姑姑家,夏承焘手书了自己的一首七绝相赠,其诗云:“一道裙腰绿渐深,杖藜无奈雨兼风。苏堤好在孤山看,忘却孤山似画中。”并为他俩新婚书一联对:“何为爱情代对方设想;趁开笑口为大众唱歌。”父母大约都是用心领教了,他们后来一直相互理解,彼此相让。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是个研究员,不能搞研究比什么都难过。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作为一个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总想为祖国添砖加瓦,但对我来说并不公平。折腾又折腾,直到一九七八年才终于迎来了科学界的春天。我才有机会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可是我已经49岁了。”在一种紧迫感催促下,父亲将所有精力投入到科研的项目上来。一九七六年,父亲正式接受了主攻杂交水稻的任务,当时浙江省缺少自己当家的水稻品种,父亲和他的团队培育出的“汕优6号”填补了这一空白。几年后,又育出“早籼143”,不但成熟期

清明

松庐

岩翠林幽思绝尘,
溪山坐对互酬询。
经行佳处恨愁在,
碑上苔痕一岁新。

吾乡常绿,清明节前,家家户户都要做一种米粉点心,用以招待远方回家祭祖的亲朋好友。此点心谓清明粿,用料讲究,色泽鲜艳漂亮,且纯手工制作,实在是春天里一道美饌。

往住离清明节还有半月左右,村妇们就已经早早地在田间地头,寻找刚刚冒出不久的鲜嫩艾叶了。一只竹筐,一把剪刀,一双半靴,大家就这样穿梭在春天早晨的露水中。剪来的艾叶还需要择干净,余水的同时用石灰水腌制,再冷也淘洗干净。这样处理过的艾叶可长时间保持颜色的鲜艳。

米粉需按糯米和粳米3:7比例掺匀淘洗干净后去粮食加工厂研磨。想让米粉更加细腻有韧性,可以前一天晚上用温热水淘洗掺好比例的大米后放置于



早,又不落粒,深受农民欢迎。父亲在杂交水稻方面的成绩,受到了“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关注,在一次全国会议上,袁隆平听说父亲培育的粳杂在温州苍南试验成功,很是惊喜,因为粳杂是一个难度极高几乎要被放弃的课题。父亲和他的科研小组后来以“汕优10号”水稻杂交品种,获得了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个人也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国务院特殊津贴。

父亲将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对土地的深情》,他对当年选择了农业科研事业无怨无悔。我时常想到他的时候,眼前就浮现出瘦瘦高高的他刚从田间回家,手里拿一顶旧草帽,裤腿挽起,还沾了斑斑点点泥花的模样。

清明粿

赵玉龙

一般用当季的春笋配以肉丁、豆腐或豆干、萝卜丝、咸菜、油渣等炒制而成。吾乡做法,往往把青炒做成甜的,白粿做成咸的。清明粿的形状,有圆形有褶皱如包子状的,也有扁形有褶皱的篦子状。

等米粉团子和馅料都准备停当,村妇们则会一起帮忙手工制作清明粿。这样一家一家轮流帮忙制作,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让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人,更贴心,更暖心。整个村子也因为这样的互相帮衬而显得更有温度。在一双双灵巧的手的揉捏中,一只只精美如艺术品般的清明粿就在竹匾中排列开来。因米粉团在塑形时容易水分蒸发而使揉捏时显得干涩,所以在手工塑形时常

常的边上放置一盆冻猪油,用来蘸手指润粉团,这样蒸出来的清明粿,色泽也更加油亮鲜艳。

春天来得很快,去得也快。今年的春天,雨水特别多,很多春花还来不及好好欣赏一番,春色却已经在匆匆退场之中。白居易诗“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竟特有代入感。所以,让我们趁着春天的尾巴还未消失,带着孩子一起,去亲近泥土,亲近大自然吧。让大家也走到田间地头去,去剪一剪,去案板上搓揉一番,去细细品尝自己双手劳动制作出来的春天最后一波的鲜馐。

十日谈

人间有味
责编:殷健灵

菜市场的摊贩叫卖着野菜界的“顶流”——“七头一脑”,吃野的季节到了。

